

皇上之於

太上誼則君臣親則兄弟迎復皆宜從厚欲以簡進庶知人心崇重之意靡間朝野吏部尚書王直亦贊曰此禮失而求諸野者宜以聞獨王文以為此匿名文書類耳事將

寢聽毅然上奏王直胡漢皆腹心大臣事關大體當公論不宜私言於是以其簡進而上皇迎復之禮率得如儀皆聰之力云

錄曰周子云天下勢而已此重則彼輕自然之理也聖人治天下必使彼此無偏重

之勢人已無向背之情聰惟有此議而後儲議隨之向使在廷人人若此必不如南內之錮東駕之更於是正監國之權明攝位之誼既可免他日奪門之患亦可道異時邸廢之事矣其於君臣兄弟何待禮

失而求諸野哉

弘道錄卷之三十四

弘道錄卷之三十五

禮

朋友之禮

孟子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送為賓主是為天子而友匹夫也

相四

一

錄曰天地之氣起于子交會于午帝王之運出乎震相見乎離而堯之興也以火德得天地之中數舜之興也以土德得天地之中氣是乃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安在其論匹夫天子也蓋雖同德

齊聖實天運氣數而後世安敢希其萬

一耶

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

錄曰按禮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備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於是二老幡然來歸而文王之化已

相四

不啻蹶然與矣及武王伐紂而二老致用判然不同何也孔子曰君子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是故鷹揚之發援之以道也采薇之食存之以義也詎心之勉決之乎帝也叩馬之諫奉之乎天

也蓋太公以天下為已任伯夷以君臣為已責然皆有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則何必較其同與異乎然則二老跡雖迥異實則同歸不可以岐二分也

禮記周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

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相四

二

錄曰周武王既尊太公為師而又號曰尚父其事之也可謂至矣而其禮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宛然師友之義不獨堯與舜為然也敬者聖學始終之要也敬勝怠則夙夜祗懼罔敢不迪故吉也怠者慢易

放肆之萌也急勝敵則狎侮五行厭棄三
正故滅也義者裁度制事之本也義勝欲
則不役耳目百度惟自故從也慾者人心
危殆之端也慾勝義則沉湎冒色力行無
度故凶也此三皇五帝傳之乎上古載之

乎丹書而止曰黃帝顓頊者乃錯舉以見
義宜乎端冕致齋而後得聞也

詩小雅燕朋友之樂歌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
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
聽之終和且平

錄曰詩云鳥鳴嚶嚶而又曰出自幽谷遷
于喬木可見非困窮之比寂寞之倫猶其
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皆所以喻于朝廷
之上者也然又安得而神聽之哉古人動

必稱神明以見無人已私意於其間若所
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
衍而此君子者仁義以為儷道德以為隣
心志之相許建諸天地也同心協力以康
王室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肝膽之相照質

諸鬼神也一言以出天下同其利一行以
立萬民共其休而至和之澤傳於無窮太
平之美垂於永久其不然者則殘民害物
妬賢嫉能朝廷天下亦壞亂隨之矣此朋
友之倫關乎世道最切非但爾汝之間聲

誥相聞而已

伐木許許醜酒有莫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
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粢酒掃陳饋八簋既有
肥牲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
阪醜酒有行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
乾餼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踴
踴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錄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古人敦
篤之行每如此安有人之不我顧者哉故
又曰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極盡在我無遺

而已矣

宣王命尹吉甫帥師北伐有功而歸詩人作
歌美之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未歸自鎬我
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
孝友

錄曰吉甫尊為元帥親為世臣且懋建征
伐之功以摠獫狁之難必有奇謀秘計之
士人則參謀出則副乘此將相之事也而
乃歸之張仲何哉蓋孝友者六行之首八
刑之先國之命官以此保民家之立法以

和四

此艾後故君牙之有政即張仲之令猷而
吉甫之交權乃詩人之樂道嗚呼以飲御
而進賢則無驕恣放縱之意以魚鼈而為
禮安在窮奢極欲之非一燕而三美併焉
謂之多祉不亦宜乎

大雅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般核維
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醴逸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
彼有的以祈爾爵賓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
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

遷屢舞遷遷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
威儀怩怩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
號載嗽亂我籩豆屢舞傲傲是曰既醉不知
其僂側弁之俄屢舞僂僂既醉而出並受其
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減不醉及耻式勿從謂無俾太急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錄曰序以此為飲酒悔過而作以愚觀衛

相四

五

武公史之所載與詩之所陳截然不同豈其既失而後改者歟君子曰秦之穆公聖人所深許也然則歌賓筵之詩而不知自反者真斯人之不若歟

論語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錄曰愚聞諸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然而反稱其善何耶夫子之交也道義而已矣故惟主久而能敬後世之交也勢利而已矣故一於趨以求知然則命也者夫子真罕言也孰謂張子而不知耶

瓊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

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
錄曰按夫子之友衛有伯玉齊有晏嬰鄭有子產皆得位得國者也其使人於孔子

不曰通交際違命令乃惟以寡過為言可見見古人之道義切磋雖一介之使未嘗以富貴利達而動其心而伯玉之篤行慎德老而不倦人不問於其使者之言矣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錄曰人須是此意存於其中不以此意存於其中則有饋為厚無饋為薄充此類雖舜受堯之天下亦上下相通之義苟非歸格于藝祖用特何所施其敬耶若以百官牛羊倉廩為重使已僕僕爾亟拜也斯乃

子思之所不悅而謂舜與夫子為之乎孟子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

相四

六

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右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乎

錄曰愚觀古之聖賢以道自重蓋不但子思為然也魯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

何憚乎哉孟子曰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蓋聖人道大德宏無可不可若賢者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不可以不慎者觀於此而可見矣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子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錄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此資其勢者也

一富一貧乃見交情此利其有者也故曰權交者不久貨交者不親夫是而可謂之友乎此義不明而後富者日驕貧者日譎勢利益盛道義益微孟子發為是論所以立輔仁之範圍諛佞之門不可以不知也

相四

七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班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錄曰惠公之事無可考然能辭大賢為吾師次賢為吾友則亦非常人矣抑周道衰

伐木廢國君大夫尚能崇彼抑此師資友益以為美談豈非孔門道德足以感人乎過此蓋寥寥矣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

錄曰晉平公之為君也銅鑿盈四叔向耽淫蠱之疾作虎祈之宮惑以喪志無能為已特於賢者尚知禮貌恭遜之間進退疾徐之際周旋執禮儼然猶存故君子亦不以人而廢之也

通鑑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則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錄曰古之王者尚必有師子夏聖門高第

未足為辱若田子方段干木則吾不知也雖然以一僭竊之後而能知此亦足多矣厥後魏侯瑩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亦至區區梁國之小而致大賢之再為國者可不務作于前耶惜乎矯名干寵富貴

驕人有禮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無惑乎終于僭竊而已也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馬千取百馬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

史記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思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還君大怒涓人曰馬死且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

宮而師事之由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錄曰孟子之時沈同嘗以其私問矣未聞樂毅之名也太史公又謂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

曰嗟乎夫子罕言利嘗防其源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然則涓人馬首之說果孰為之是時仁義之禍棘矣利慾之害熾矣孟子以其命世之才而為超卓之論若果二事並觀可以見宮師之重長老之稱不為徒然至於燕昭樂毅孽為利仁義罔聞其君臣之不終端可見矣其所謂不奪不廢尤足垂訓蓋其始也出乎彼入乎此故其終也出乎爾反乎爾然則遺親後君靡不然矣此豈一隗一辛所能知乎嗚呼後世乃有自比之者則其所見亦小矣哉

西漢書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以立五教之典則至治之成法周衰孔子之言不用而道不行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七十

弘道錄 卷三五

子之徒散遊四方大者為師傅小者為墮友
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
貢終於齊及秦并天下燔詩書殺儒士六學
於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
往歸之孔甲遂為涉博士卒與俱死夫涉起

匹夫毆謫成以立號不滿歲而亡然而搢紳
先生往焉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發憤於陳
王也漢高皇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
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
哉至孝武時公孫弘起徒步數年位宰相封
侯於是即丞相府起賓館開東閣以延賢人
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
繼之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墟而已賀與
屈氂壞以為馬廐奴婢室焉

錄曰吾儒於天地間大之則繼往聖開來
學次之亦崇治化興太平此禮不可一日
廢也區區陳涉亦能知之惜乎大漢之興
不能崇重致使費董之徒不能張施於其
間而公孫弘掠美於其後史故歷數興慨
太息於其間者豈盡無意歟其所感嘆深

矣讀者詳之

漢初有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
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
下之定也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後惠帝為太
子卑辭東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

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其後谷口有鄭子
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
其食弗食成帝時以禮聘子真不誦而終君
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
衆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筮龜為言利害與

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
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
矣楊雄少從游學至任宦數為在位顯者稱
道其德適杜陵李疆為益州牧喜曰吾真得
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

不可得誡也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嘆曰揚子
雲誠知人

錄曰漢承秦後始以焚書坑儒終以輕士
謾罵幾於無士無友矣有太子者出一卑
詞求之而裁冠博帶彬彬都雅復見漢廷

可見友道之不終絕與厥後子真君平派
風餘韻被于當時孟子不云其君用之則
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其諸
若人之謂也歟

曹參為齊相時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
參盡召諸長老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膠
西有蓋公使人厚幣請之既見為言治道貴
清淨而民自定因推此類而具言之參於是
避正堂舍蓋公焉蓋用其術故相齊九年齊
國安集大稱賢相

錄曰參不但相齊以相天下亦此道也此
可見漢代名臣尚然能自得師不皆好臣
其所教也豈不賢於後世哉

衛青為大將軍諸侯皆屬焉尊寵於群臣無
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人或
說黯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以
大將軍有揖客友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
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

錄曰汲黯不拜衛青所恃者何耶蓋人有
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凡所以卑奉之

者慾也黷惟無慾故面折而不為過犯義而不為辱君且直之而况於臣乎或曰黷常願出入禁闈豈其無慾哉夫質直好義者達也色取行違者聞也黷之行違矣其在內也奚以重其在外也奚以輕

相四

十三

馬援與公孫述舊同里閉相交善後述稱帝成都隗囂使援往觀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陞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制都布單水交讓冠會百僚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旋騎蹕警就車磨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及援奉書雒陽初到光武在宣德殿南廡下但憤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謝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爾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矣

錄曰帝之簡易不當如是耶夫王僚重翟

專諸刺行秦法斷兵荆軻七見固不在於簡與不簡也然則帝豈故為是哉聲音笑貌可施於庸品之人開心見誠自結于豪傑之士援之觀聽一見決矣惜乎說客之言非知援者蓋援之擇君出于本心專意

相四

十三

東方乃其素願初非反覆傾詐之徒也使其君可事則雖堂陛介然不害其委質使其君不可事則雖握手歡然不見其可親卒之滅囂虜述不越範圍然則援非說客迺德客耳其於懸諸乎何有

弘道錄卷之三十五

弘道錄卷之三十六

相五

禮

朋友之禮

東漢書明帝永平二年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三老服都紵

相五

一

大袍冠進賢冠扶玉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座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講堂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哽在前祝饘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闕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錄曰光武建立辟雍未及臨饗至是明帝

親幸始行其禮今觀威儀文物之盛登降揖遜之周三代以後鮮見其倫嗚呼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矣惜乎特備於王公貴人公卿外戚而鮮及於天下是以詔令未申庠序未設期門羽林之士橋